

海飞
作品

麻雀

上

唯祖国与信仰
不可辜负



SPARROW

Only the motherland
and the faith
can not live up to.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海飞
作品

麻雀

唯祖国与信仰
不可辜负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麻雀：全2册 / 海飞著.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

ISBN 978-7-5399-9168-9

I. ①麻… II. ①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73564号

书 名 麻 雀

作 者 海 飞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吴小波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高 丽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798千字

印 张 42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168-9

定 价 59.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Contents
目录



001 /	第 一 章
015 /	第 二 章
029 /	第 三 章
042 /	第 四 章
056 /	第 五 章
068 /	第 六 章
081 /	第 七 章
095 /	第 八 章
109 /	第 九 章
120 /	第 十 章
135 /	第十一章
149 /	第十二章

Contents
目录



164 /	第十三章
174 /	第十四章
190 /	第十五章
205 /	第十六章
221 /	第十七章
238 /	第十八章
254 /	第十九章
271 /	第二十章
290 /	第二十一章
305 /	第二十二章
318 /	第二十三章



第一章

1941年冬，上海。

在一间黑暗的小屋子里，只有一张桌子的上方亮着一盏灯，灯光微弱，仅能照亮的只有一块小小的桌面，甚至就连旁边的椅子都隐没在寂静的黑暗中。除桌椅之外，整个房间里并无其他任何家具与装饰，简陋到不论是谁从此处经过都不会对这间屋子瞧上第二眼。

沈秋霞与安六三分别坐在桌子的两端，两人的脸都在灯光的照耀下忽明忽暗，沈秋霞腕上的手表泛着冷峻的光，时针正好“嘀嗒”着走到三点二十分。

沈秋霞将一张纸条从怀中掏出，纸条上写着“晚九点，米高梅见，宰相”。她郑重地将纸条交给安六三说：“你去六大埭菜市场布告栏贴这个寻人启事”。

安六三接过，妥善地保管好纸条后说：“是，宰相同志。”随即起身离去，隐身于一片黑暗中。

沈秋霞依旧正襟危坐，她知道只要那张寻人启事出现在布告栏上，就意味着麻雀又该飞了。可惜她不能未卜先知，无法知道这次麻雀起飞的最终结果是什么，更不知道她踏出这个房间之后，将要面临什么。可尽管如此，她还是带着一种虽然缓慢但决绝到没有丝毫犹豫的步伐离去。

菜市场内人群熙攘，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安六三缓慢地走着，他密切注意着周围的一切动静。他走到布告栏前，看四下里无人注意，迅速地将寻人启事贴了上去，而后又快速地离去，融入喧闹的人群中。

只是安六三万万没想到，在他身后不远处有两个穿靴子的男人冷不丁地站定了。他们是汪伪特工总部行动处的特工刘二宝和伍志国，还有另两名汪伪特工站在身后。

伍志国丢掉烟蒂，眼神跟随着安六三说：“就是他！抓！”

刘二宝和伍志国迅速逼近安六三，而安六三还浑然不觉。刘二宝和伍志国的抓捕行动干脆利落，未给安六三丝毫逃窜的机会，直接将安六三逮捕成功，扭送到戒备森严的行动处。没过多久，一阵惨叫就从汪伪特别行动处内传了出来，被惨叫声笼罩的行动处更显阴气森森，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暮色中的外滩虽没有阴气森森，但也如同美人迟暮。街道两旁快掉光叶子的法桐正被工人锯去细枝，准备过冬。法桐的枝丫衬着将落的夕阳，把微红的太阳割裂开来，更显萧瑟。几只麻雀在路上蹦跳着，给这遍地的萧瑟增添了些许生气。当行人走近了，它们便惊慌失措地振翅起飞。

沈秋霞独自行走在初冬的街头，面容淡定。她身穿黑呢子长大衣，纤细的脚踝

和高跟鞋搭配得恰到好处，挎着一只小包的手上戴着皮手套，保持着微微弯曲的幅度，尽显贵妇的优雅。沈秋霞目光望着那些起飞的麻雀，下意识地看了一下手表，表盘上的时针指向五点二十分。此时距离她与安六三的碰面已过去了两个小时，她只等夜幕降临时前往上海一个灯红酒绿的地方——米高梅舞厅。

炫目的灯光下，伴着热门的舞场音乐，米高梅舞厅的门被侍者打开。

侍者满面堆笑，微微弯腰，伸手做请状，说：“陈先生、李小姐里边请。”

陈深一身笔挺的西服长外套，头戴礼帽，脸戴墨镜，嘴角露出一抹玩世不恭的笑意。挽着他的是俏丽可人的电影厂女演员李小男，她穿一身白洋装，双目流转，顾盼生姿。

陈深所经之处不时有舞女向他打招呼，挽着他的李小男没好气地向他翻白眼说：“你不会真以为自己这么受欢迎吧？”

陈深向她们一一点头微笑，然后靠近李小男的耳边说：“她们欢迎的是我口袋里的钞票；像我这样愿意为她们每个人花钱的傻子，你认为还能找得出第二个吗？”

李小男俏皮地一笑，“你应该只为一个女人花钱。”

陈深知道李小男对他的情谊，可是他却觉得李小男简直就是自己的兄弟。兄弟不是用来娶的。陈深想了想说：“等我找到那个人再说。”

李小男看着陈深，笑得更加灿烂，“就我吧，别再找了。”

陈深一脸无奈地说：“兄弟，你能矜持点儿吗？”

李小男把陈深挽得更紧一些，挨在陈深的身上说：“我才不做你的兄弟，要做就做你的老婆。”李小男看着舞厅内伴着音乐翩翩起舞的舞客们，向陈深撒娇说：“愿意陪我跳一支舞吗？”

陈深笑了笑，牵着李小男走到舞池中央。在舞厅的一角，沈秋霞正独自一人静静地坐着，仿佛在等人。这时她看到了正在舞池里搂着李小男翩翩起舞的陈深。她仿佛随意地拿起酒桌上的一枝玫瑰，摘下玫瑰上的三片花瓣放进酒杯，花瓣漂浮在杯中，微微荡漾着。她端起酒杯走到吧台旁，调酒师汤姆正在以潇洒的姿势调制着一杯鸡尾酒。

一个平头中年男人看着独饮的沈秋霞，凑过去说：“小姐，一个人？”

沈秋霞对男子微笑了一下，低头看着灯光下自己酒杯中的花瓣说：“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舞池中的陈深也注意到了沈秋霞，他的目光始终追随着沈秋霞的背影。

一曲终了，陈深绅士地亲吻了一下李小男的手背。李小男含情脉脉地看着他。这时一名男子过来，将手伸到李小男面前邀请，“李小姐，能请你跳舞吗？”

陈深一挑眉毛，把李小男的手交给那男子说：“交给你了。”

陈深说完，仿佛随意地走向沈秋霞，目光从舞厅中的各色人等身上扫过。他注意到一个小胡子男子，一个戴帽子的男人，一个戴格子围巾的男人，以及一个抽雪茄的男人。但是仿佛无人注意到他。他走向沈秋霞，沈秋霞此时恰好回头，两人

目光刹那间交会在一起，她目光平静，却透着温柔。

陈深走到沈秋霞身边，凑到沈秋霞的那杯酒前看了看说：“伏特加太烈，不适合像你这样的姑娘。汤姆，给这位女士一瓶葛瓦斯。”

汤姆点头说：“好的，陈先生。您也要葛瓦斯吗？”

陈深在沈秋霞身旁的高脚椅上坐下说：“对。”

平头男子看了陈深一眼，识趣地端着酒杯离去。

汤姆很快便将两瓶葛瓦斯放在他们面前的吧台上，沈秋霞把手中的酒杯放下，拿过葛瓦斯对陈深说：“看来你是个喜欢花天酒地的人。”

陈深为自己点了一支香烟，顺手把烟盒扔在吧台上说：“我不喝酒，我只喝葛瓦斯。也没花，我觉得我大概是老了，一点花的劲儿也没有。”

沈秋霞注意到那是一盒樱桃牌的日本烟。沈秋霞讥诮地笑了，“你为什么抽樱桃牌的日本烟？”

陈深自嘲地说：“为了更符合我的……汉奸身份。”

舞池中，正在跳舞的李小男目光带有酸意地捕捉到了沈秋霞的背影。

与米高梅氛围截然不同的是汪伪特别行动处。此时的安六三被铐在刑具上，已是遍体凌伤，血痕斑斑。安六三皮开肉绽的身体像一朵绽放着夺目红色的硕大鸡冠花，浑身上下散发着血腥味和皮肤烧焦的气息。特务阿强正用一条带倒刺的皮鞭面面无表情地卖力地抽打着安六三。

行动处的处长毕忠良此时正坐在刑讯室阴暗的角落里，伍志国将一个搪瓷茶杯从一个小泥炉上取下来，递给毕忠良说：“处座，你的酒已经热了。”

毕忠良接过搪瓷杯吹了吹。那是一杯陈年花雕酒，他脚边还放着一只花雕酒坛。

安六三的惨叫声声入耳，毕忠良看了一眼安六三说：“骨头够硬的。”

伍志国拍着胸脯保证，“快了，这是第五种大刑了。”他的脸上带着得意的表情，又补充了一句说，“最硬的也没扛过八种。”

毕忠良喝了一口酒说：“对有的人来说，大刑不一定有用。”

毕忠良示意阿荣住手。他端着装有花雕酒的搪瓷茶杯走近安六三，有点惋惜地看着他。安六三垂死的眼光无力地抬起来，看着毕忠良。

毕忠良平静地说：“菩萨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共产主义是不是也这么说？现在你在炼狱里，你的主义能救你吗？”毕忠良看着安六三身上的伤痕说：“没错，这该死的人间跟地狱也没什么分别，死了倒是种解脱。不过我知道……”毕忠良说着便打住了，他凑到安六三面前，笑容诡异，“你还有老婆和一个三代单传的儿子……”

安六三的眼中燃起了愤怒的光，他的喉咙里响起怒吼，奋力想挣脱枷锁。

毕忠良从容地退开两步，喝了一口酒才说：“想跟他们一起死，还是一起活？选吧。”

安六三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此时他的内心无比煎熬，像是心底深处有无数个魔鬼向他伸着爪子，拼了命地想要将他拉进深渊里。他向来不怕死，否则也不会成为

甘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战士。可是现在，他想到了家乡绍兴田野里的蒲公英，也想到了一直等他回家的老婆和孩子。他觉得如果一辈子种种罗汉豆和小麦，摇着乌篷船去务农，也是一种很好的生活。

在天人交战之后，他选择了妥协，所以在刘二宝拉起他带血的手指在供词上按手印时，他没有任何挣扎。按完手印后，他像是完全放松了似的，长长舒了一口气，像一只瘟鸡一样头一垂，昏死过去。

毕忠良看他了一眼，露出了今晚第一个笑容，说：“麻雀这条大鱼今晚就要落到我们手里，这可真是老天爷赏饭吃。”

毕忠良小心地把杯中的酒全部倒进了喉咙，然后他伸出一双手，在那只煨着刑具烙铁的炉子上取暖。他低头看了看表，表针上显示着晚上九点零五分，时间正好。他随即朝刘二宝吩咐说：“把陈深给我找来。”

而此时陈深正拉着沈秋霞快步走到杂物间门口，见前后无人，他推开房门与沈秋霞一起入内。黑暗中，沈秋霞温柔的目光望着陈深说：“我是宰相。”

陈深脸上冷静的神色消失了，他感慨地看着沈秋霞说：“想不到是你，嫂子。”

沈秋霞轻轻地应了一声，目光越发温柔。她轻声说：“你瘦了，陈深。”她的声音里有着无限的柔意。

陈深显得有些激动，“我哥牺牲之后，我一直在找你，还有皮皮。”陈深一直都不明白，三年了，组织上简直像把他忘了似的。就算他是一棵草，也总会在每年的春天被春风记起。他都搞不清自己的身份究竟是中共潜伏者，还是汪伪特工总部下属的直属行动队的一名特工。他越想越激动，竟有些忿然了，说：“三年了，我找不到组织，也找不到亲人，我就是个孤魂野鬼！之前几年你们干吗去了？”

可现在情势所迫，沈秋霞没有时间听陈深说这些，她语速很快地说道：“时间紧急，我们先谈正事。”沈秋霞看着陈深，字字句句说得诚恳凝重，“周恩来同志说过，闲棋冷子是最大的奇兵。组织上虽然这三年没有联络你，并不代表组织不重视你。”

陈深忿然，“我才不在乎组织是不是重视我，要不是所谓的‘麻雀’告诉我，只要在这里待着，跟这群狗汉奸混着，就能等到你和皮皮的消息，我早不想干了！我也根本什么都没干过！我他妈的就是个汉奸！”

沈秋霞伸手握住陈深的手，叹了口气说：“陈深，我知道你这些年过得不容易。”

沈秋霞的这声叹气让陈深冷静了些，他看着沈秋霞说：“我答应过我哥要带着你和皮皮远走高飞，远离战乱。”

沈秋霞忽然笑了笑，这笑容里有着无限的凄凉，她说：“战火已经烧遍了中华大地，哪里还有太平的地方？”

“那就离开中国，我可以把皮皮当成我的亲生孩子，我只想让我家的后代过上普通人的生活。”陈深无比激动地说。

沈秋霞爱怜地看着陈深，“你就像你哥，都这么倔。”

陈深急着地说：“嫂子，我的亲人只剩你和皮皮了。”

沈秋霞点了点头说：“好。如果你真的坚持，那么完成这个任务之后，我可以向组织申请把你调离。”沉吟片刻后，沈秋霞问道，“76号现在的重点工作是什么？”

“他们还能干什么？无非是杀人和提防被人杀。”陈深的语气里有些不屑。

沈秋霞说：“我要知道具体的针对中共的行动。”

陈深回忆着说：“我只知道‘麻雀’最近得手了不少情报，让日本人很头痛，责令76号特工总部限期找到他。”

沈秋霞看着陈深，认真地问道：“好。那你知道‘归零计划’吗？”

陈深摇了摇头，“不知道。”

沈秋霞显得非常着急，她急需陈深知道一切，并交代陈深该完成的任务。所以她语速更快地说：“根据‘麻雀’获得的情报，汪伪和日本人正在建立一个秘密特工基地，从这个基地学成毕业的汉奸特工将被派往国共两方，他们会伺机盗取情报，从内部破坏我们的组织。这个计划一旦启动，危害极大。这个行动代号‘归零计划’。”

陈深说：“上面的事，我们行动处也未必全知道。”

沈秋霞的话简短而果断，“这个计划如果最终落实，你们行动处肯定要参与，我希望你能找到它。否则一旦特务们渗透进入我们的组织，找到和毁灭他们的难度就会增加十倍。”

陈深默默地听沈秋霞说完，立即询问：“正事谈完了？那你告诉我，这些年你都过得怎么样？皮皮呢？他在哪？”

沈秋霞说：“皮皮待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对不起，陈深，为了保护你的身份，你暂时不能见他，以免引起敌人的怀疑。这是组织纪律。”

陈深有些无奈地说：“我哥是这样，你也是这样。我讨厌什么组织纪律。我只想做个普通人。”

沈秋霞忽然严厉地说：“我们不是没有做过普通人。你哥、你的父母、我的父母兄妹，死的死，散的散。他们都只想做个普通人，可侵略者的铁蹄不会怜悯任何一个普通人。我们不做普通人，我们忍受分离的痛苦，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真正成为一个人，再也不要分离。”

陈深一声长叹，显然是被沈秋霞说服了，“以后我要怎么找你？”

沈秋霞松了口气，笑了，说：“窦乐路上有个邮筒，那附近有个教堂，叫鸿德堂。在信封上写‘宁德路79号甘道夫先生收’，你的上级就能收到你的消息。他的代号是‘医生’，那条路上的邮递员都是我们的人。记住，你的代号是023。”

陈深将沈秋霞说的话牢牢地记在心里，他知道这些信息的重要性。他点了点头，向沈秋霞说了声好，便抢先一步拉开房门走了出去，只剩下沈秋霞独自一人站在黑暗的屋内。沈秋霞扭头望向窗外，外面的雪正越下越大。

陈深不知道的是，在米高梅的门口街道上，毕忠良的汽车已经无声地驶了过来，后面跟着一辆蓬布大车，里面坐着满满一车荷枪实弹的特工。忽明忽暗的街灯照在汽车内的毕忠良的脸上，他眯了眯眼睛，死死地看着不远处的米高梅招牌，只是原



本应该坐在他旁边的陈深却被告知没有找到。

很快毕忠良的汽车便停在了米高梅的门口。他从车上下来，抬头看了看漆黑的天空，漫无边际的雪在空中扭过来扭过去地飞舞着，像是被风吹散的瀑布一样。米高梅红绿闪烁的招牌映在他的眼镜上，几朵小小的雪花飘在了他的镜片上，他摘下眼镜，用围巾擦了擦。这时特务们已经排好了队，随时待命。

毕忠良把擦好的眼镜重新戴上说：“今年这雪，下得真他妈的早。”

舞池内，众舞客们还在翩翩起舞，舞女舞客喝酒划拳，一派热闹景象，没有人意识到一场危机正在悄然临近。

陈深看到李小男此时正在吧台边和几个男人张牙舞爪地划拳喝酒。她显然有些喝多了，手中举着的杯子仿佛随时会掉在地上。羊毛披肩的一头勉强还搭在肩上，另一头已经快拖到地上，她还浑然不觉。

陈深此时走到了李小男身后，李小男半醉地伸手搭上了陈深的肩膀说：“你上厕所怎么去那么久呀？来，跟我划拳。”

陈深笑了说：“不划。”然后对调酒师汤姆伸出一根手指说，“一瓶葛瓦斯。”

李小男整个人都挂在陈深身上，她说：“酒也不喝，拳也不划，哪像个男人？”

陈深笑了笑，接过汤姆递来的葛瓦斯喝了一口，“那你还喜欢我？”

李小男顽皮地歪着头看陈深说：“我就是喜欢你，你答应过要娶我的，说话要算话啊……”

这时陈深看到穿着黑色大衣的沈秋霞自舞厅后面走了出来。她穿过舞厅中喧闹的人群向舞厅大门口走去，她甚至没有再看陈深一眼。而在陈深眼中，这个舞厅的一切背景都仿佛消失了，他已经听不到李小男和身边的男子在说些什么，也听不到喧闹的音乐，他的眼中只有她翩然地走过。

正在走向米高梅门口的沈秋霞看到大门被打开，毕忠良带着一众特工气势汹汹地走了进来。他的目光四处扫射，几乎第一时间就锁定了沈秋霞。沈秋霞意识到来者不善，她的手下意识地向自己手中的小包。

陈深猛地站起。他向沈秋霞冲过去的时候，刘二宝已经迅速掏出了枪，枪响之后，击伤了沈秋霞的腿。整个舞厅顿时乱了，舞女们尖叫着四散奔跑，一名舞女跌倒在陈深怀中，他赶紧扶住对方。正在划拳的李小男也被枪声吓得瞬间酒醒，手中的酒杯跌得粉碎。她扭头大惊，望向沈秋霞的方向。

毕忠良忿然大喊：“不要开枪，抓活的！”

一团乱糟糟中，伍志国护着毕忠良让到一旁的角落，“保护处座！保护处座！”

特工们扑向沈秋霞，却被她机灵地闪避。她靠到墙边，举起已经掏出的枪，一枪击倒一名正冲向她的汪伪特工。陈深推开冲撞在自己身上的舞女后，看到沈秋霞的背影一闪，已经跑出了舞厅，一众特务持枪追出。毕忠良推开护住自己的伍志国，也冲了出去。

陈深迅速跑向门口，他跑到舞厅门口时，看到沈秋霞跑了几步，跌坐在马路上

路灯下的雪地中，已经被举枪的特工们团团围住。灯光雪亮，雪花飘飘洒洒地落下，在灯光下像是飞舞着的小精灵。沈秋霞的腿上全是血，她往后挪了一步，又挪了一步，手中的枪对着包围她的特工们，眼看已到灯柱边，再无路可退。

毕忠良就站在陈深前面一点的地方，穿着灰色大衣的他此时施施然地双手插袋，迎着飘落的雪一步步走向被包围的沈秋霞。

陈深欲往前迈步的时候却站住了，他看到沈秋霞向他投来意味深长的一瞥。

就在陈深犹豫的这一瞬间，沈秋霞将手中的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伍志国一声大吼扑上去，抓住了沈秋霞的手。两人抢夺中枪还是响了，但枪口一偏，竟击在毕忠良的脚边。站在毕忠良身边的刘二宝吓了一跳，立刻开枪击向沈秋霞，沈秋霞右胸部中枪。伍志国此时压下了沈秋霞手中的枪，在众人瞠目中，沈秋霞的身子渐渐委顿在地。

毕忠良对刘二宝轻声怒喝：“谁让你开枪的？我要活的！”

一群舞客涌到了舞厅门口，看到了门口发生的这一切。这当中就有李小男，鲜血让李小男尖叫一声后晕倒了，几个男子立刻扶住李小男。

倒地的沈秋霞还微睁着眼睛，一大摊鲜血在她身下的雪地上洇开。陈深在路灯的光晕下看到了一摊血红，一身黑色呢子大衣以及一地的白雪。这红黑白三种颜色构成了一幅触目惊心的图案。

陈深怔怔地站在原地，内心的伤痛和震惊让他无法动弹。他仿佛什么都听不到了，只剩下自己粗重的喘息声。无声的世界里，他看到漫天的雪花一点点地飘落在沈秋霞的脸上、身上，路灯的灯光下，她睫毛轻颤，终于还是闭上了眼睛。

扁头探了沈秋霞的鼻息和脉搏说：“报告处座，还有气儿。”

毕忠良喝道：“马上送同仁医院！”他绝不允许好不容易抓住的大鱼就这样死去，因为只有活人才会吐出自己想要的机密，才能发挥她的利用价值。他转身看着乱成一团的舞厅对刘二宝下了命令，舞厅里的人，一个也不许走！

就在这时毕忠良看到了陈深。此时的陈深已经恢复了平静漠然的神色，慢条斯理地走上前来。毕忠良一直审视着陈深，一直到他走到自己面前。

陈深淡淡地看了沈秋霞一眼，又看了一眼伍志国手中那把从沈秋霞手上夺下来的枪说：“掌心雷啊，袖珍勃朗宁，稀罕玩意儿。”

毕忠良问道：“今天你值班，为什么你不在处里，却在这儿？”

陈深咧嘴笑了，“我经常溜号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毕忠良盯着陈深训斥道：“越来越不像话了！你是想让我这么跟总部的李默群汇报？饭碗不想要了是吧？”

陈深嬉皮笑脸地说：“你可以告诉他们，我是提前来打头阵的。”他望了一眼迅速开走的蓬布军车假意问道，“中共还是军统？”

毕忠良没有理会陈深，板着脸快步向舞厅走去。

陈深看着毕忠良的背影，他的神情透着强自压抑的悲凉，雪花落在他的脸上、

鼻梁上、睫毛上，他扭头望向渐渐驶过的篷布军车。

与亲人重逢的喜悦还未消散，突如其来的变故就已经发生在眼前。陈深告诉自己，真正的考验已经来临。他一面在心中祈祷嫂子能活下去，一面告诫自己绝不能流露哪怕一丁点的破绽，否则他和宰相都会陷入绝境。

陈深彻底冷静下来。他神色如常地回头，发现毕忠良正站在舞厅门口观察着自己。他暗自深呼吸，带着他一贯玩世不恭的笑容走向毕忠良。

舞厅内，众人正惶恐地站成一堆，晕过去的李小男躺在一张沙发上，还没醒，她的两条腿像面条一样无力地挂在沙发边缘。

谢大班已将毕忠良请到一处雅座，一个服务生端着一个盘子快步走来，盘子上是一只小酒精炉，炉上烤着一个小酒壶，一只瓷杯放在一旁。

谢大班亲自给毕忠良斟酒说：“毕处长，您要的五年陈花雕，喝一杯，暖暖身子。”

毕忠良接过酒杯喝了一口。陈深拿着葛瓦斯走过来，大大咧咧地在毕忠良身边坐下。谢大班识趣地退下后，两人都没有说话，只看着不远处的刘二宝审人。

刘二宝审视的目光从集中到一起的舞客脸上一一扫过，然后指着曾和沈秋霞搭过话而不敢抬头的小平头说：“你，出来！”

小平头一惊，被阿强揪出。他挣扎着说：“我不认识她，我真的不认识她，只讲了一句话，一句话……”

毕忠良将杯中酒喝完，看了一眼陈深手中的葛瓦斯，又倒上一杯酒递给陈深。陈深看着递到自己面前的酒，没接，说：“那个不适合我。太土。”

毕忠良哦了一声说：“你那汽水就洋气了？大冷天它能把人喝哆嗦了。就知道装模作样！”

陈深伸手正了正自己的西装说：“不装怎么讨女人喜欢？”

毕忠良的目光从几个舞女和李小男的身上扫过说：“那你倒是找个正经女人，成天除了舞女，就是演员。”

刘二宝那边此时已经摸排完毕，他跑到毕忠良面前报告说：“处座，有八个重点嫌疑分子。”

陈深喝了一口葛瓦斯，看着被单独拎到一旁站成一排的那八个男子：平头男子，一个小胡子男子，一个戴帽子的男子，一个戴格子围巾的男人，一个抽着雪茄的人，还有其他三个男子。

毕忠良脸色阴沉地盯着那八个嫌疑分子，“没有错放一个？”

刘二宝确定地说：“是，外长，我们摸排得十分仔细，放走的也全部登记姓名、职业、住址了，如有必要，可以随传随到。”

毕忠良满意地点了点头，将陈深没有接的那杯酒全部倒进自己喉咙后说：“嗯，收工。”他慢条斯理地起身，陈深放下葛瓦斯跟着站起，随他向外走去，几名特工押着那八名嫌疑人也随着往外走。

小胡子男人被推得一个趔趄，不满地挣扎了一下，“到舞厅跳舞犯什么罪了？”

毕忠良和陈深听到这句话随即停下脚步，默默地看着。刘二宝抓起一张凳子，重重地砸在小胡子的头上。凳子散架落了一地，小胡子随即倒在地上，头破血流。有胆小的女人发出尖叫，其余七名嫌疑人吓得脸色发白，再无人敢吭声。

毕忠良走到小胡子男人面前弯下腰说：“跳舞无罪，通共，就是死罪。”毕忠良说话的语气虽然平静，无起伏，可是他看着小胡子男人的眼神里却透露出一种嗜血的狠劲。小胡子迅速被两名特工扶起，摇摇晃晃，像喝醉一般向外走去。

毕忠良带着所有人，押着八名嫌疑人直接回了行动处。扁头从医院赶回行动处第一件事就是跟毕忠良报告，沈秋霞还活着，只是子弹差点打中她肺部，从后背穿过去了。手术不好做，只能止血，吊盐水。

扁头说话的时候，陈深低头默默地听着。他打了个呵欠，“没我的事，那我就先去睡一觉。”

毕忠良拉住陈深，“嫌犯要连夜审问，你凑个数。”

陈深甩开毕忠良的手，“拉倒吧，有女疑犯要剪头发可以叫我。审问全靠打，队里哪个打人不比我强？周公在叫我，不陪你们了。”

陈深又打了个呵欠，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

毕忠良意味深长地看着陈深的背影，扁头呆立一旁。毕忠良回头对扁头说：“医院那边再加派点儿人手。”

陈深在走廊里向前走着，显然他也听到了身后毕忠良和扁头的对话。他走进办公室，关上房门，没有开灯，靠在门背上呆了一会儿。窗外的路灯光照进来，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整洁干净的办公室，办公桌后面有个屏风，屏风后是一张单人床。陈深摸摸脸，疲惫地径直走到床边坐下，闭上眼睛，开始回忆酒吧内的片断。

陈深的脑海里瞬间闪过那些画面：他在舞厅走向沈秋霞时，他的目光从舞厅中各色人等身上扫过，他注意到一个小胡子男子，一个戴帽子的男人，一个戴格子围巾的男人，以及一个抽雪茄的男人。沈秋霞的身边有个平头男子看了他一眼，识趣地端着酒杯离去。

陈深以手摸脸，继续回忆。他向舞厅深处走去，走到杂物间的一个偏门口，他仿佛无意地停留了一下，回头就看到那个抽雪茄的男人在盯着自己看。陈深猛地睁开了眼睛，他忽然发现，这些他脑海里有印象的人全在那八名嫌疑人中。

对陈深来说，这一夜是注定无眠的。可他更加清楚，即使他再心急如焚地想知道沈秋霞的伤势，他还是需要强制地按捺着自己。他必须像往常一样睡到八点半再出门，他必须装作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样子，而这等待的每一秒，对此时的他来说都是度日如年。

他慢条斯理地折着被子，并将床单铺平，捡起枕头上的一根头发，走到垃圾桶边放进去，再坐到桌边，镇定地吹着白开水冒出来的热气，小心地抿一口。他看一眼手表，此时是早上八点二十分。

他开始拿出口袋里的镜子和梳子，对着镜子梳理头发。等到八点半，陈深打开

房门，他的头发已经一丝不乱地梳理整齐。在这之前，他给福寿烟馆一个叫皮蛋的人打了个电话。

对面办公室的扁头闻声立刻过来，“队长，起了啊。”扁头的眼睛里有些血丝，他脚步匆匆地进入陈深的办公室，拿起热水瓶，“我去给你打开水，刚刚从医院回来，油条还没给你买，等一下我就去买。”

陈深伸了个懒腰说：“天亮才回来？人还有气吗？”

扁头说：“有气。没气我不是老早回来了！”

陈深问：“昨晚这情报是怎么来的？”

扁头边说边拿着热水瓶往门外走去，“抓了个共党，打了半个小时，就招了。你不要看那女的蛮文气的样子，在中共那边是个头哎，代号叫什么‘宰相’。我们在找的麻雀都是归她管的，这条鱼够大吧？”

陈深拍了拍扁头的肩膀说：“是大，你打完水就赶紧补个觉，接着去医院盯紧喽。早点今天我自己出去吃，回来的时候给你带生煎。”

陈深端着空饭盒和搪瓷杯从行动处走出去，他慢慢地走在路上，偶尔不经心地回望一眼，以确定是否有人跟踪自己。走到转角处，确定无人跟踪，他迅速拦下一辆黄包车前往宴乐路鸿德堂教堂。教堂门口空旷的广场上有稀落的人流，陈深站在中间，抬头看了看教堂屋顶，那是他熟悉的黄色的屋顶，有一群白鸽在朝霞中腾空而起。他发现前面不远处果然如同沈秋霞所说的有一只邮筒，他立即将写有“宁德路79号甘道夫先生收”的信封投入了邮筒。那封信静静地躺在邮箱里，信里只有一句话：医生，宰相被捕，盼组织营救。023。

做完这一切之后，陈深离开教堂去买早点。一个小混混模样的人在那里已等候了多时，此人正是皮蛋。他看到陈深打了豆浆，买了油条生煎，确定陈深也看到自己时当先一步向前走去，走到转角处停下。待陈深走来，他伸手将一些东西以握手的方式交到陈深掌心。

陈深异常小心，时刻警惕着周围是否有可疑人物。他迅速看了一眼掌心的四包晶体，有些不放心，压低了声音问：“才这么点？管用吗？”

皮蛋点点头，肯定地说：“管用得很，小心别伤着自己。”

随后两人立即分道扬镳，快速往相反的地方走去。等陈深拿着早点回行动处的时候，柳美娜刚吃完牛奶面包，正对着镜子用手帕擦嘴。她扭头看到陈深，说：“陈队长，你可来了，你看我的刘海都快遮住眼睛了，快帮我剪剪。”

陈深应声把早点放下说：“为美人服务，求之不得。”然后变戏法似的从口袋里拿出随身携带的理发剪刀和小梳子，看着柳美娜继续说，“这人长得好，哪怕刘海遮住了眼睛，也是别有风情。”

柳美娜妩媚一笑说：“嘴这么甜，是个女人都得被你迷死。听说昨晚你们逮了好多共党？”

陈深动作熟练地为柳美娜修剪着刘海说：“消息够灵通的。”

柳美娜说：“早上一来大家就都知道了，一个共党在医院，八个嫌犯全招了。”
陈深笑了，“这下够让老毕头痛的。”

这时伍志国推门而入，张望着，看到了陈深，“陈队长，处座找你呢。”

陈深指了一下桌上的早点说：“这油条豆浆是我给老毕买的，你先给他拿去，啥事也没吃饭事大。我给美娜弄完头发就去。”

伍志国虽然一脸为难，最后还是拿着豆浆、油条出去了。

柳美娜瞥一眼离去的伍志国，悄声地说：“也只有你敢这么对处座。”

陈深走进毕忠良的办公室时，毕忠良正斜倚在沙发上和衣而憩。他看到陈深就坐起身来，头发凌乱，胡乱抹了把脸，就招呼着陈深跟他走。

他们并排走着。陈深漫不经心地旋转着他的理发剪刀：“有疑犯要剃头吗？”

毕忠良瞪他，“除了剃头和找小姑娘，你脑子里现在还有什么？”

陈深笑，“赌钱算不算？”

毕忠良沉下脸说：“平日没事我就随你胡闹，但现在出了事，好歹你是队长，要像个队长的样子。”

陈深将手里的理发剪旋转得眼花缭乱，随口说：“不如你调我去管后勤，我一个连枪都不会开的人，是不该占这个位子的。”

毕忠良瞟了一眼陈深说：“就你臭毛病多！你这个汉中教训班首席教官，一会儿用你的火眼金睛帮我看看，哪个才是去接头的。”

在审讯室内，八名鼻青脸肿、伤痕累累的嫌犯戴着镣铐站成一排。刘二宝向前喊了一声：“处座，陈队长。”毕忠良对刘二宝使了个眼色，刘二宝会意地点点头，他将一沓档案资料递给陈深说：“陈队长，您看看。”

刘二宝紧紧盯着陈深的脸。陈深翻看着那些档案资料，显示有当会计的，有当银行职员的，有开药店的……他神色平静，看不出任何波动。

毕忠良此时看的却是所有嫌犯的神色。他注意到排在第三个位置的那个名叫申兆庆的小平头看到陈深时神色似有变化，他似乎欲言又止地看了毕忠良一眼。陈深此时把档案翻完，交还给了刘二宝，他扫视了一遍众人，示意毕忠良出去说话。

毕忠良跟着陈深走了出来问：“怎么样？”

陈深想了一会儿说：“你要想交差呢，随便揪一个写进案卷，再把八个全处理喽，就可以了。”

毕忠良哭笑不得，“我是让你来教我的？”

陈深笑，“没法看，除非挨个儿去查底细。都说是跟那女的说过话，说过话就是接头的？那我还是呢。”

毕忠良盯着陈深问：“你也跟她说过话？”

陈深点了点头，“我不仅问她想不想剪个头发，还请她喝汽水了。长得还不赖，不是吗？”

毕忠良盯着陈深，难以置信地说：“戴老板会为汉中特训班有你这样的教官为耻。”

陈深无所谓地耸了耸肩，“所以我压根不提我在汉中待过，我都跟人说从前在66师，我就是个伙夫。对了，那女的真是中共？确定了吗？”

毕忠良说：“之前逮进来的那共产党去医院认过人，是她！”

陈深问：“要不要加派二分队的人过去？”

毕忠良沉吟了一下说：“也好，你带人过去看看。要是伤情好一点，死不了了，就马上带回来审。”

陈深点头，冲毕忠良挥了挥手说：“走了。”

陈深沿走廊向前走。毕忠良看着陈深的背影渐渐消失，他步调平稳，丝毫不乱。陈深是毕忠良在整个行动处最信任的人，他不想、也不愿去怀疑陈深。可是刚才那个叫申兆庆的小平头所有的动作和表情，让他不得不怀疑陈深。

毕忠良叫来了刘二宝，让刘二宝把那个平头带出来单独审，或许会让他有意外的收获。他想了想，又让刘二宝告诉伍志国，去医院时要盯着陈深，别让陈深跟嫌犯有任何交流。

陈深和伍志国来到医院门口，他看了看身后跟着的一群便衣打扮的汪伪特工，对伍志国说：“让一分队的人负责里面的守卫，二分队的人负责外围。”

陈深说完便走进了医院。在两扇对开的走廊门上写着“重症监护区”的字样。扁头和手下的阿达正在走廊门旁抽烟，见到陈深立刻迎了上来，“陈队长。”

陈深抬头看了看重症监护区，问道：“除了疑犯，里面还有没有其他？”

扁头回说：“还有两个昨晚送进来的只剩一口气的那种病人，我已经跟医院讲过了，在我们走之前，其他病人家属不准进来。陈队长放心，这里外都是咱们的人，如铁桶一只。”

陈深点了点头，“这里一共有几个出口？”

“这里一个。”阿达指了指另一边，“那一头还有一个。阿庆在那边。”

陈深继续说：“老毕说了，只要疑犯死不了，就带回去审。疑犯醒了吗？”

扁头说：“醒了，醒得比我还早，眼睛骨碌碌地转，精神还蛮好的。要是可以的话赶紧带回去，省得兄弟们都不敢合眼，就怕把人弄丢了，自个儿脑袋没了。”

陈深拍了拍扁头的肩膀，“都一宿没合眼了吧？大家轮班打个盹，二队的人我也带来了，这么多人呢，别太紧张了！”

扁头摸着肚子，“嘿嘿，早上生煎吃多了，还在漫上来，现在睡不着的。”

陈深往另外一头看了看问：“疑犯住哪个病房？”

扁头说：“322。”

伍志国此时跟了上来，“扁头，嫌犯什么情况啊？”

“刚跟我们头儿都汇报了。”扁头回道。

陈深推门向重病监护区走去，门在他身后再次合拢，把扁头、伍志国都关在了门外。他回头看了一眼前门，发现门并未关严实，而是留有一道缝。这时有个特务从病房向外走来，经过陈深时向他打了声招呼。